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至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_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_臣蕭倚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元 李廉 撰

定公

名宋諡法安民大慮曰定在位十五年

左氏

注定公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昭公

薨季氏

立之

周敬王元年春王左氏

注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

公羊定

十一年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穀梁不言正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穀梁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胡氏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

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己之有

罪焉爾

案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定即位也在六月故也又案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喪失國寶黃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氏

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屬役於韓簡子而田於大陸
還卒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
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
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
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
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
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
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
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
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士伯
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神宋罪大矣必以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畢
乃歸諸公羊仲幾之罪何不蒙城也其言于京師何
侯之戍公羊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
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穀梁此其大
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
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注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
以歸京師故但言胡氏案左氏宋仲幾不受功則有
其執不書所歸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
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周官司隸掌凡
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
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
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
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
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息矣

案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
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
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氏是矣公羊以為大夫
不得專執則是以于京師為伯討則非左氏序
仲幾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為執以歸晉復歸諸
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楊士勛曰不書所歸唯舉

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左氏

夏叔孫成

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穀梁後即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注厲危也胡氏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

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
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大保
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
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
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
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
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
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
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
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
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
詳書於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鑑耳

案公穀所謂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者謂諸侯五
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即
位也然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
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

丈而行之尚何禮之足言哉胡氏之說得其大情但所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樞前之定位而非告廟臨羣臣之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氏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

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案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也

九月大雩穀梁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

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

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焉

案大雩義詳

見桓五年

立煬宮左氏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

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胡氏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

以為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
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
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
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
胡氏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案此條穀梁得之疏曰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
故以輕重別之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
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
可知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
殺而言菽言其害也其說亦近之若何氏以為
止殺菽而不及他物恐非且以為五穀第三以
比季氏其
說亦鑿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左氏

注雉

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疏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此釋宮云觀謂之闕然則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公羊何以書記災也注此本子家駒諫昭兩傍矣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

案此條公穀惑於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為此時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槩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秋楚人伐吳左氏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

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

子繁注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貶也

張氏

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

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

案經書楚伐

吳七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

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

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有所增益曰作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微辭也言亦可穀梁言新以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穀梁有舊也作為也有胡氏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加其度也胡氏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脩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散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案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創革也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廢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公羊

注內有強臣之讎外不見答於

晉故危張氏

程氏曰季孫意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

朝焉晉解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鼫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左氏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邾

子在門臺臨廷闕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起闕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鑛炭爛遂卒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即左氏盟于邾脩邾好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杜癸巳正月七日○三月公會

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

楚左氏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

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春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注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

胡氏

案傳

書伐而經書侵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陳氏

晉之合諸侯至

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為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

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

張氏

書

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八國之衆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卑而義不勝終於無能為而晉自此微矣

案二召陵書法詳見僖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為為子朝

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

而以上以能請命為幸下以不能討楚為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羊

作公孫左氏

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氏

書滅沈罪公孫姓也

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公作浩油許地

左氏

注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

復稱公者會盟典處故也

公羊

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

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襄與信解疏正以首戴葵丘皆胡氏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

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臯鼫之盟序陳氏有晉侯在何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也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張氏陸氏曰重言諸侯是故書及張氏劉子不與盟也

案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為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此例合從陸氏為是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而微不同矣陳氏說亦佳不書日之說何氏近之

附錄左氏

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言於靈公曰

會同難噴有頃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乃使子
魚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侯使佗私於萇弘弘曰
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
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
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
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師
其宗氏以法則周公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
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
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靖茂旂旌大呂殷
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
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
之東蒐聘季受土陶叔受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
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
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
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

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
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
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晉文
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
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
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甚弘說告劉子與
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

案經書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與此說殊
不合杜氏以子魚所言為盟會之次以經所書
為伯主以國大小
為序未知是否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

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張氏

不至以侵楚者

公以得盟為幸
危不在侵也

案致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以為得志致會故以上文侵楚書召陵為詳義兵臯鼫不日為與信辭又再言公為喜文似若近之然於書侵書及之義不通矣大抵侵楚既淺事不足乎揚故以臯鼫為重而致之啖子所謂夫子擇其重者而志之者是也張氏說亦發明上文公及之義

劉卷卒左氏

注即劉蚡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

公羊

劉

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疏我主之者召陵主會也

穀梁

此不卒而

卒者賢之也。案內諸侯也。非列王諸侯也。陳氏王卿士不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殺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張氏陸氏曰。畿內諸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書者。譏其來赴也。

案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說亦得春秋意外之旨不可不取也。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左氏。

楚為沈故圍蔡。公羊注。囊瓦稱人者罪重異於

凡圍張氏。許氏曰。不書卿師師者見其驕暴而不也。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

案圍國自襄七年書楚公子貞後九圍蔡書棄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囊瓦將而

書人故何氏許
氏之說如此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張氏

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則

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力
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

案昭十二年楚滅陳蔡不能救而伐鮮虞今晉
亦不能救蔡而伐鮮虞其事一也然彼則狄晉
此則名士鞅孔圉何哉蘇氏曰晉雖有棄諸侯
之臯而蔡未有國滅之禍故書法不同輕重之
權衡也

葬劉文公公羊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
也注其實以主我恩故錄之爾

張氏

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
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案天子三公稱公會為三公而有土為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諡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据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左氏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

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欲奔十有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注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公羊何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奔而書名惡之也

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子胥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

蔡蔡請救于吳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穀梁

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

狄吳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注貴謂子也實救蔡而不言救夷狄漸進未同於中國也蔡自吳進矣

下序事與公羊同但河字作漢穀是

胡氏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

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後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救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之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

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達其過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書人春秋之情見陳氏以夷狄憂中國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績皆進吳也

案用兵以例三詳見桓十四年此條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蓋子玉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於任人以至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庚辰吳入郢

公穀陸氏作入楚

左氏

吳從楚師敗諸雍澁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芊辟

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繁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繁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王奔郢闕卒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

楚大敗夫繁王于沂秋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繁王
歸自立與王戰而敗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
焚之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冬楚子
入于郢初闕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
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吳爭於公羊吳何以不稱
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也穀梁日入易無楚
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穀梁也易無楚者
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
其欲存楚奈何昭王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忘先
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
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
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秋
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
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
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胡氏

戰則稱爵入則舉號何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

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鵠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之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陳氏

入國不言邑入楚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

案此條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為史略文者非也書郢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得之公穀作入楚者非也書日之說穀梁有傳注者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夫以赫赫楚國而浹辰之間吳得以入其國都無人可知矣故書法與公子嬰齊伐莒入郢同穀梁精矣至於

存楚之說則非也吳本未滅楚何得書滅乎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公羊作王正月

○夏歸粟于

蔡左氏

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注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

公羊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

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與成陳同義穀梁諸侯無粟諸侯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注專辭者若獨是魯也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

胡氏

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

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案此條為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公穀之旨甚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

聖人之意也

於越入吳左氏

吳在楚也注於發聲也

公羊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

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穀梁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

越穀梁

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

陳氏

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

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

也是故越入吳
書吳入越不書

案於越入吳二胡氏說見哀十三年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說為合公羊注以為因以見善惡者恐無此意陸氏例於越者越中之別也未知是否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穀梁

注意如逐昭公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乎意如春

秋因定之不惡胡氏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

鞏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婁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

忘其讎三綱滅公室並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附錄左氏

是年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

氏

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至是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張氏

許氏曰晉始以土地

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不能服則又圍之兵並忿義並不勝君子是以惡也

晉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

作

左氏

因楚敗也

案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左氏

周僖嗣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鄭於是伐馮滑胥靡負秦狐人闕外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鞏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致小人以

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臯以斃之君
姑待之若何乃止注胥靡等六邑皆周地
張氏秦

命以討鄭之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
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案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君無兵將
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
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
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
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
侵鄭侵衛之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徒釁於勇
嗇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
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
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
伐周之國何不書伐哉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氏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

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注賤魯故
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

案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
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於公子遂之事
以為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
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和謀之
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為讀
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其事曰孟孫立于房外
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
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魯人患
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二子俛焉為
其所使猶為國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
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杜氏
以為晉不備禮故經不備書此未為知聖人之
旨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左氏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公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其宰陳寅
曰子立後而行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繇
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
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
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
執樂胡氏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未致使而飲酒不敬
祁二君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
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
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
朝一夕張氏大夫潰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
之故哉者得志書此以見晉之亂政亟行伯統
所由
絕也

案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為
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冬城中城左氏

注公為晉侵鄭穀梁城中城者三家張
故懼而城之也或曰非外民也

注三家侈張故公懼而脩內城
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也

案二說不同諸家
無傳疑左注是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左氏

注鄆戴於齊故圍之
何忌不言何闕文公

羊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
禮也注為其難諱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

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
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

案何忌不言何杜氏是公羊說
無據以其係三世之例故存之

附錄

是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地衛陳

氏

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

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

張氏

許氏曰伯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齊鄭

之盟叛晉也

案此為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

今大左氏

齊鄭盟鹹微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

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穀梁

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瑣即沙結叛晉也穀梁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

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者非所宜以也

張氏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

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

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不亦信乎

案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蔭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

之餘吳越之禍尚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伯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桓公之

功獨不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矣

大雩○齊國夏師伐我西鄙左氏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李桓子公斂處

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墜伏以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張氏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虎懼乃還不敗張氏我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案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夏兩伐晉救無功於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公羊

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

救之役

冬十月

附錄左氏

是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左氏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

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邨子鉏棼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舟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注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張氏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無軍政士無鬪志張氏侵齊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

故致以危之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左氏

公侵齊攻廩邱之郛遂毀之主人出

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陽虎曰盡客氣也

公羊

注出入月者內有強臣之讎外犯強齊再出尤

危於侵鄭也

穀梁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張氏

孫氏

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案穀梁公如例已見莊二十三年而於此條尤詳然不可盡通也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瓦衛地

左氏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注不

書救者齊師已去未入竟而公逆會之

公羊

注此趙鞅之師也。不言大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疏此正與宣元年會趙有裴林文勢同

胡氏

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裴林之會不言趙有，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

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

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陳氏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

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

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案晉師之說，胡氏於裴林全主公而此條胡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說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

要之春秋之旨故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又以見師之為重耳○又案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宣已後九內侵七宣已後六伐我二十一宣已後十七侵我五宣已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

作左氏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詒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

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疾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疾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注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伊闕即六年鄭伐周闕外兩事故曰陳氏此其言遂何晉張氏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遂伐與國也張氏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之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云者假王命也

案陳氏兵事書遂例詳見僖四年及宣元年又案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今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竟歟蓋義

不足以服人故春秋
創之以無名之師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

侵衛左氏

師侵衛晉故也
注魯為晉討衛

案此條與前
侵鄭書侵同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衛左氏
注結叛
地也

從祀先公左氏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
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

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
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
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注從順也先公閔僖也將正二
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

祀取媚順祀之義當退僖公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禘禮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穀梁貴復胡氏蜀人馮山順祀者復文公之逆祀也

是始得從祀於大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

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

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

昭公之主從祀大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

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案從祀之說三傳及陸氏謝氏劉氏陳氏張氏皆以為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之意

正欲暴明李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於國人
若文公逆祀則藏文仲為政之時夏父弗忌所
為而非季氏之惡也且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
謚此則不書閔僖而直云先公故以為昭公無
疑也○又案公羊注曰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
疏不言從祭及大事者見其相嗣不已長久常
然○又案何氏以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
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一祫一禘隨次而下其
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即僖八年禘祫
同年數之文二年為祫年文五年為禘祫同年
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故此年不書禘者後
祫亦順非獨禘也其說與先儒不合姑記于此

盜竊寶玉大弓左氏

士辰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

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
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士辰為期陽

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脅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圓。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連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蒯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入于譙陽闕，以叛。注盜謂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公羊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期孟氏支子。公羊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斂其板曰：「某月某。」

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於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至慳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曰奉璋戕戕質拊也弓大者力千斤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純緣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

實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
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

穀梁

實玉者封圭也大
弓者武王之戎弓

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
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陳氏書曰從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魯無人之辭也

案蘇氏曰春秋於陪臣以地叛皆不書如陽虎
以鄆譴龜陰叛奔齊侯犯以邱叛南蒯以費叛
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者分器重於地
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謝氏曰寶玉
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弓玉歷
世守而傳之以為國之寶鎮國之寶鎮盜得而
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
不能保其鎮可知矣二說皆好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

弓左氏

夏陽虎歸寶王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請師

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鮑文子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苗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逃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注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公羊何也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而書之公羊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穀梁惡得之得之隄下或胡氏穀梁子曰寶玉封曰陽虎以解衆也

胡氏

穀梁子曰寶玉封主大弓武王之戎

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

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案謝氏曰謂之歸者以明既失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尊之也此說得之陸例曰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得寶玉是也故疑穀梁得其寶若左氏以為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又以為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寶之為惡名哉蓋虎既奔而追者獲之耳又案是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矣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晉地

左氏

齊侯伐晉

夷儀晉車千乘在中年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年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過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禡禡杏於衛注時晉復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禡媚杏三邑以荅謝衛意不書伐者陳氏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諱伐盟主以次告陳氏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張氏任氏曰此伐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晉也不書伐

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
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
久矣

案齊衛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
伐罪其包藏禍心之義也謝氏以為罪其無事
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
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大抵
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國不過侵
尋犯其境內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
或然而聖人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
之意矣公羊何氏以為齊欲伐魯善魯能早備
故不成伐而書次此蓋因齊宋
次郎之文而推之非事實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會通卷二十三

元 李廉 撰

定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左氏

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張氏及齊平我志也

案謝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

國所願故不稱公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

相魯也以德親懷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

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此說固佳然汲汲而平恐亦

非聖人之意胡氏說見
暨平下詳見隱六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穀作類
谷魯地

左氏

公會
齊侯

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純枹也用純枹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

之夫事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
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注陽虎九年以此田奔齊要
盟不潔故穀梁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
略不書穀梁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
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
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
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
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
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
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
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
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胡氏夾谷之會孔子相
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胡氏彌言於齊侯曰孔子
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
從之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

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
合好而商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
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
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
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若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
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
質耳於是歸鄆譴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
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
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案胡氏之說參用左
氏穀梁及史記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氏

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
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

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
人殺涉佗成何奔燕

張氏

許氏曰使晉有以服齊
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今

以堅衛而不能服則徒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案以伯主而圍與國者惟宋襄圍曹趙鞅圍衛而已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又案十三年杜氏注此年衛貢五百家於趙鞅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杜曰三邑皆汶陽田何休以為四邑左氏注會夾

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公羊

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

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

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
疏所引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
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讎及闡矣而此獨書
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
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
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裔倖拒兵車之
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
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
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
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
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
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
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
天自處矣而陳氏未有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
亦何嫌之有陳氏者也鄆讎龜陰言來歸以是為齊

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讎，聞言取鄆，讎龜陰之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齊強於天下，伐盟主，合諸侯于鄆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

案胡氏又曰：鄆，讎龜陰本魯田也。始失其地，不書于策者，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春秋義存君親，故特諱而不書。詳見宣元年。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謝氏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參諸家當以穀梁及史記謝過之說為正。其左氏所載夫子請齊歸汶陽之語失之餘見來歸。枋下口又案孔子是年為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蓋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

邑所謂變齊變魯之幾略見於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邠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邠

下邠字公左氏作費誤也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

卒公若為邠宰武叔既定使邠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殺公若侯犯以邠叛武叔懿子圍邠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邠弗克叔孫謂邠工師駟赤曰邠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為之宣言於邠中曰侯犯將以邠易于齊齊人將遷邠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東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

魯必倍與子地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
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
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
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
犯請行許之犯奔齊齊人胡氏郈叔孫氏邑也侯犯
乃致郈注致其名簿也
國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郈則強亦可知
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
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
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
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
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
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
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大公作世

左氏

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

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注子梁樂祁也右師大心也子明樂祁之子濁也樂氏戴公族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左氏

宋公子地嬖蕞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

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願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弟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注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

案經書公子地宋公之弟辰左氏亦止稱公子地母弟辰是未嘗直指地為景公弟也杜氏因辰有廷吾兄之說遂直指地為景公之弟辰之凡若然則書法何以一則曰公子一則曰弟乎緣三傳皆有母弟稱弟之文於是又以公子地為庶弟而先儒不主母弟稱弟之說則又難通矣且胡氏亦曰宋公以嬖魍故而失二弟何邪故竊疑公子地以輩行雖為景之弟而其實非同父之弟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公作鞏齊地

案謝氏曰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左氏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

屬與敵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諫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注謝致邱也齊以致邱德叔孫叔孫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公穀暨下有宋字

左氏

注暨與也

宋公寵向魍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愈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公羊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惡欲奔稱名亦罪之也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

辰言暨者明仲穀梁

注辰為佗所強故曰暨

胡氏

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魍

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

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張氏劉氏曰暨者何及也猶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暨暨也蓋強脅之也

案暨字之義如公穀說則是辰為仲佗石彊所脅如杜氏胡氏劉氏說則是仲佗石彊為辰所脅以左氏事速考之則胡劉之說得之但於暨字字義不通如公穀說則與暨齊平字義稍合然又於事迹相左獨謝氏曰仲佗石彊首惡構亂公子辰不能拒絕而從之故書暨辰緣母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之以亂故書弟暨者彼為之首而我與之出及者我為之主而彼從我入出奔書暨者以逆首歸仲佗石彊而罪之也入蕭書及者以逆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似主公穀疑得經意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左氏

宋公母弟

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向魃故也

注蕭宋邑公羊

言及

者後汲汲當坐重世心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

穀梁

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以尊及卑也

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疏案辰以前年出奔離骨肉之義今歲入邑有

叛國之罪失弟之道而曰未失何也宋公不能制御彊臣以撫其弟而使二卿脅以出奔故著暨以表強

辭稱弟以見罪罪在仲石亦可知矣今而入國兩子之情非辰之意書及以辨尊卑言弟以顯無失然則

自陳之力力由二卿入蕭之叛專歸仲石故重發例以明無罪

胡氏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

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巳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

國猶云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案此條及字公羊注得之胡氏說本劉氏詳其意蓋以前暨字為辰不得已而脅二卿以出後及字為辰得已不已而脅二卿以叛也然語意不明終若上暨字屬仲佗石疆下及字屬宋辰為可疑耳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汭盟左氏

始叛晉也注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還叔弓曾

孫

案晉伯至此諸侯皆叛矣然魯叛晉本始於平齊之時不於平齊言叛晉者蓋春秋之間魯於齊晉本兩事之也此條當與鄭輸平同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

墮郈○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左氏

公孟彊伐曹克郊

案彊伐曹二又見明年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左氏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扭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則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為

帥師墮邱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
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邱帥師墮費雉
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注穀梁墮猶取
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穀梁墮猶取
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胡氏禮曰制國不過千乘
永屬已若更取邑於他然胡氏都城不過百雉家富
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邱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
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
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
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國可以為
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
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
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
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陳氏叔孫墮邱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以是為三家之願也三家專魯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案公羊於齊歸田之下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墮都之下又云然疏曰不違有二案家語定十年孔子自邑宰為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為司寇然則為司空之時能別五土之宜咸得其所為季孫所重是以三月不違齊人遂懼來歸四邑矣及作司寇之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七日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於是有墮郈之事○又案朱子曰史傳所載亦多可疑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做得考之於傳如臧武仲為司寇公鉏出為公馬正想元別設官無其人則三家兼之也○又案孟子曰孔子於

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朱子曰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然孔子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又呂氏曰聖人為政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仲由以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首為墮都之議夫叔季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自有感動仲由特發之耳

秋大雩公羊

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公作晉侯誤也黃齊地

左氏

注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左氏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

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注國內而書至者成強若列

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公羊

注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

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穀梁

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

也何危爾邊乎齊也注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是國然

胡氏

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案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辨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

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
行乎中國以及暮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陳氏

成孟孫之邑公行不越竟不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
三軍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
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馮三家之強孟氏為猶有君
也莫難於墮郈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
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
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案朱子語錄三家孟氏最弱季孫為強強者墮
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
故也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
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旣不用郈何故圍成當
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
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孫
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
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郈之叛荐為叔季之

害故叔季自欲墮之公斂在成方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今案如公穀說則圍成非孔子意如朱子說則圍成之舉孔子未必不知之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始皆伐之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褻耳至胡氏所引史記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氏宏曰夫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為委吏則必會計當為乘田則必畜養舊為宰而親民則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寇而治奸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

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案經文明
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園大蒐絕與墮都之
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
相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等皆為

十二
年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衛地高平鉅野縣西南有耶亭垂葭公作

瑕

左氏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執師伐河內傳

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注二君將使師伐河內次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園左氏

注書不時也

張氏

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園奉已而已

志不及國也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案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為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間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為政時

大蒐于北蒲左氏

注夏蒐非時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左氏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於晉陽趙子怒殺午趙援涉賁以邯鄲叛夏上軍司馬籍泰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

子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
死為後可也安子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
說趙孟不可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穀梁
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注午鞅族子稷午子穀梁
不以者也胡氏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
叛直叛也胡氏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
之階堅冰之漸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
於讒閒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
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
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公寅下
有及字

左氏

范臯夷
無寵於

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
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
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
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

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
不鈞矣請皆逐之冬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
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
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弗聽遂伐公國人
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注臯夷
范氏側室子知文子荀躒簡子韓不信中行文子荀
寅襄子曼多范胡氏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
昭子士吉射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
邱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
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畎于黃而魯叛諸侯
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
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
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
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
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

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趙鞅歸于晉左氏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胡氏

書歸者易辭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蘇氏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哀

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陳氏歸不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言自鞅無所自也歸易詞也樂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詞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

案以地正國之說出公穀公羊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

悔過則何以言叛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即以兵也此說大傷教故不敢取胡氏已辨之矣要之此條歸字之義陳氏說得好而胡氏亦曰使趙鞅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說亦好當與曹伯歸自京師書法同看○又案書大夫歸者九餘皆書自惟趙鞅不言自季子書來元咺書復特筆也

薛弒其君比胡氏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

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達矣王固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案春秋稱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薛弑比也啖子曰稱國以弑目大臣也胡

氏本此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殺皆作晉趙陽

左氏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

子臣可以免戌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

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注夫人南子也胡氏公叔戌

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

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

以保其爵位
尚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公羊二月作三月公孫作公子牂作牂

左氏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左氏

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槁李吳子光卒

槁公作醉李吳郡嘉興南有醉李城今為

秀州

左氏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槁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

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敢逃刑遂自刎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

擊闔廬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槁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
胡氏 書敗者詐戰也定
乃報越注句踐允常之子五年於越入吳至

是敗吳于檣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
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樓句踐於會稽之上豈
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
立三年乃報越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
秋削而不書以為
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牽公作堅衛地

左氏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

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酬
小王桃甲率狄師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 **張氏**

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
孔子已去魯故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而出會致公

者以其助不
衷而危之也

案謝氏曰是時衛有公叔成之難牽之會著齊不能定衛難也此亦一說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曹地

左氏

范氏故也注謀救范氏

張氏

許氏曰齊宋魯

衛崇獎亂臣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案謝氏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也此亦一說蓋時宋衛方多事而

宋辰之患為尤宋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疑謝氏說是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左氏

注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賑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

賜同姓諸侯親兄公羊

石尚者天子之士也賑者何

弟之國與之共福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穀梁石尚士也
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何以知其

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
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賁復正也

案王使自宣十年王季子之後至此始見蓋晉
伯已衰中國無統而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
故王室借此以親宗國亦一王伯消長之幾會
也奈何孔子已為膾炙肉不至而行則魯之禮又
蕩盡歸脤之意何足以感諷魯哉故以常禮言
之古者諸侯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
祭於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必
與之同其樂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
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脤
肉親魯而歸之失禮之大者也然以時事言之
則典禮廢壞之餘猶能舉而行之諸侯苟知尊
祀事是王室可以有為之秋惜乎魯之不能奉
順此意也春秋書此亦有感矣○又案周禮行
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謝氏曰王受神福賴諸

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
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左氏

于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
于洮大子蒯瞶獻孟于齊過

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妻豬
曷歸吾父緞大子羞之謂戲陽
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
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
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
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
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
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
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
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
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
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紆余死
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注
南子宋公羊注主書者子雖見
女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
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今大子
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
無殺已之意大子慙而去之一
則讎衛侯

之無恩一則甚
大子之不孝

胡氏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
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

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
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

於與蒯瞶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
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張

氏臨江劉氏曰左氏叙蒯瞶事曰蒯瞶欲殺夫人子
謂蒯瞶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瞶獨

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
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瞶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

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
殺予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

宋朝內則逐公叔戌趙陽波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
逐蒯瞶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瞶出乃

奔宋宋南子家也蒯瞶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
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常山劉氏曰蒯瞶出奔春

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臯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瞶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臯乎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案此條公穀亦無殺母之事張氏取二劉之說極得事情謝氏亦曰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然則申生蒯瞶之賢否雖異而晉獻衛靈之聽讒則同故皆書世子

衛公孟彊出奔鄭左氏

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案宋華元之族皆以明年自
蕭奔鄭事見罕達伐宋下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左氏

注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公

羊

注書大蒐譏亟也大蒐之禮五年一為若數於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邾婁子會公

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

穀梁

注會公于比蒲陳氏

會公于比蒲也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

四十年矣於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邱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案春秋書蒐止此詳見昭八年○又案公及齊
遇穀而蕭叔朝公大蒐于比蒲而邾子來會公
皆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左氏

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

案謝氏曰方墮費邱又城莒霄苟不擇忠良適足為叛人之資而已○案此年去冬杜曰闕文范曰未詳何曰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故貶之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其迂謬不可取

附錄

是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氏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

為主其先亡乎注為哀
七年以邾子益來傳

案邾子來

朝止此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左氏

注不言所食處舉
死重也改卜禮也

公羊

曷為不言其所食漫
也注漫者遍食其身穀梁

不敬莫
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氏

吳之入楚也胡
子盡俘楚邑之

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
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氏

夫滅
人之

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
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
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
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

位而與歸也故楚子
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公羊

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注
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

夏三月周五月得
二吉故五月郊也

案此以牛死改卜而至失時
也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穀梁

高寢非
正也

案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
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謹於正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作軒

左氏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邱
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

伐宋欲取地以處
之事見哀十二年

案自罕達伐宋之後有哀七年皇瑗之侵九年
雍邱之取其秋宋公伐鄭十年夏宋人伐鄭十
二年宋向巢伐鄭卒至十三年罕達取于岳之
師而後已焉二國之構怨如此正與隱公初年
公子馮之
事相類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公作遽蔭

左氏

次于遽罕達謀救宋張氏

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家同盟叛晉故為宋出
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成於救也

案五氏垂葭之次皆為伐晉此次疑亦為謀晉
而出故明年有伐晉之舉鄭於此時從齊方堅
不應齊救宋以仇鄭許
氏說雖善恐非事實

邾子來奔喪左氏

注諸侯奔喪非禮

公羊

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穀作弋氏

左氏

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公羊

妣氏者何

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穀梁

弋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

案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書薨書夫人著其失也哀公母定妣卒時子未

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左氏

注諸侯會

葬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

吳穀作稷

古吳字

案此條詳

見宣八年

辛巳葬定姒左氏

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羊

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君也有子則廟廟

則書

胡氏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案諸家皆以為哀未踰年故止書卒書葬而不書夫人不書薨不書小君此皆因諸僭禮而為之辭其實子雖踰年成君亦不可備夫人之禮也其備之者非禮之常耳故胡氏取公羊而削其未踰年之說

冬城漆左氏

書不時告也注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漆郟庶

其張氏

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喪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

民力啓鄰怨謀國如此不終宜哉

案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示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月以著定公尊獎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當可以有為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實玉大弓之竊而分器莫之保惜於女樂政歸強家此定公有聖人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

其末年會牽會兆城莒父城漆無
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並弱宜哉

春秋會通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元 李廉 撰

哀公

名蔣在位二十七年孫于越春秋止於十四年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左氏注哀公定

公之子蓋定奴所生定公薨公即位

周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

男圍蔡左氏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

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注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楚昭奔隨隨人免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鄭已減許此

胡氏

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

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

張氏

許氏曰蔡侯怨楚不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句踐矣

案楚蔡之交
兵止於此

鼪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郊牛下
有角字

穀梁

此該

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馬鼪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

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
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
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
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詞緩全曰
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
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
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
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
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
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
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
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事道也
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
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
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

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注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
之變胡氏鵠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專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奠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先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案春秋書郊止此故穀梁於此備言之其義有得有失詳見僖三十一年

秋齊侯衛侯伐晉左氏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

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陳氏伐夷

蒲注魯師不書非公命也狄帥賤故不書

陳氏儀不

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

帥狄師襲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夏之無君春秋

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

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

季諸侯無伯者亦齊張氏許氏曰伯主奉王以正天

鄭宋魯衛為之也

張氏

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

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伯也王道

既盡伯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案自晉文興伯以來除秦晉之爭外與國伐晉者止三文元年衛人伐晉襄二十四年齊侯伐

衛遂伐晉雖一時諸侯之玩伯然春秋於衛書人於齊書遂尚未絕晉也至是而直書二國伐晉晉無異於列國矣故此條陳許氏得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附錄左氏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

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案夫椒之戰左氏以為不告故不書胡氏以為常事故不書夫復讎天下之大義也乾時之役胡氏以為若為復讎舉事則當書公以大之今乃沒而不書母乃掩孝子之美乎竊嘗論之父母之讎不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力之所不能勞之所不及猶且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今夫差於句踐可殺而不殺乃利其厚賂說其甘言而許之平陷於其術中而不悟卒至亡其身國於仇人之手此乃大不孝者尚何復讎為榮之有春秋不書微其事以深責之也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潮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

左氏

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潮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

取邾

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
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注季孫不得田故不與

盟胡氏

曷為列書三卿宋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
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

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
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
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
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
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
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
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
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
取張氏師氏曰以區區之邾而魯兩納其叛入邑三
也取張氏師氏曰以區區之邾而魯兩納其叛入邑三

案此條胡氏得之公穀意皆同獨劉氏曰曷為
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

汰也蓋自謂猶君矣張氏取此說然恐非事實
謝氏曰邾子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
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取罪其不義也書邾
東沂西田邾之分地也書及罪其無厭也此說
好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左氏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
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

日又謂之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
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
子郕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郕異於他子且君沒於
吾手若有之郕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案滕來
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氏

六月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使

大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

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

父也注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

穀梁

納者內弗受也帥師

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

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書世子明正也齊景公廢陽生陽生還國書篡蒯聵稱世子則靈公未命輒

審矣從王父之言傳似失之

胡氏

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

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

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

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賁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賁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受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賁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賁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陳氏于戚內弗受也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陳氏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賁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張氏蒯賁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詳矣靈公惑於南子左氏承誣言載之傳以為實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賁為無罪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

案程子曰蒯賸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蒯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此說得之大抵蒯賸父子一段胡氏圍戚下一條說極正但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使蒯賸果有殺母之事則罪在必誅天地所不容不論靈公有命無命決無得國之理亦何必曲折如此故不如二劉氏之論明白洞達而無疑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鐵在戚城南公作栗

左氏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簡

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

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
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
戌戰衛大子為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
蠡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獲齊粟千車公孫龍取蠡旗於子姚之幕下以獻既
戰簡子曰吾伏弋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注傳
言簡子
不讓

案春秋舍齊秦楚外無能與晉戰者蓋無能與
晉敵也今以蕞爾之鄭而晉趙鞅及之戰雖勝
不武矣書而夷晉於列國也況趙鞅既勝而爭
功故羣下皆自伐其不復振也宜哉謝氏以為
罕達為衛討蒯賸趙鞅為蒯賸禦
之故二師交戰于鐵未知是否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

夫公子駟左氏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

遷墓冬蔡遷于州來注蔡元年請遷于胡氏所滅也

吳今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納聘而師畢入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

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

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覆播告之脩而後定今蔡胥怨不適有居至於

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

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

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案春秋書
遷止此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左氏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注

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師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

公羊

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梁

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胡氏蒯聵前稱世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胡氏蒯聵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為何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

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蕩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當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不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瞶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

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也。張氏許氏曰：觀亂則齊景之不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案衛石曼姑圍戚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類然。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不以子圍父也。彭城書宋者，正彭城歸于宋也。戚不書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謝氏得之。案公羊以絕文姜不為不孝，拒蒯聩不為不順。齊靈社不為不敬，皆所以重本尊統，使尊行于早上，行于下三事相類。然蒯聩事與文姜不同，其說非是。

夏四月甲午地震

案經書地震五止
於此詳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氏

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
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

曰其桓僖乎注言桓僖親
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

公羊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
何復立也曷為不言

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
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言及則祖有尊
卑由我言之則

一胡氏

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
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

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
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
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禮也奚問其功德
之有無哉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
之矣豈
理也哉

案胡氏言季氏出於桓公立於僖公之說本劉氏極為得之呂氏以為季氏出自桓公故不毀僖公當時號為賢君故亦不毀亦是公羊以為復者非也其胡氏不取祖功宗德之說朱子嘗辨之矣公穀不言及說見雉門下○又案左氏載此年救火之事如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此亦見魯為儒書之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避漢景諱也

左氏

注魯黨范

氏故懼晉張氏

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

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案此蓋曹公孫彊為政之時也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桓子卒康子肥立

左氏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

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案朱子曰康子奪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左氏

注公子駟之黨

案穀梁注放胥甲父稱國放無罪也此稱人放有罪也謝氏亦以為獵得罪於國人故稱人以放獨胡氏不取以書其大夫觀之胡氏得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

邾

案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漵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小國困於水火甚矣諸侯無伯宜哉

附錄左氏

是年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公穀殺作弑二月作三月

左氏

蔡昭

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文之錯執弓以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旰注承音懲蓋楚言旰即霍也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

公羊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何賤乎賤者也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穀梁

稱盜以弑君不

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注直稱盜不在人倫上下之序也不以弑道道若鄭伯髡原書

胡氏

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卒也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

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為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

不與者哉

案弑君稱弑者積漸之名也今蔡昭不君人心已離公孫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蔡申書殺君道亡矣張氏說是○案穀梁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盜殺陳夏區夫是也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盜殺蔡侯申是也言其辟中國之正道而行同夷狄不以禮義為主而徼倖以求名利若齊豹之類故抑而書盜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張氏

許氏曰天下無伯故宋人得以執邾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案伐曹執邾之役蓋齊景圖伯無成而宋亦有志於爭權也當合宋襄執滕用鄆子圍曹等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

于楚

蠻公作曼

左氏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

之外於繒關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遂執之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馬以諉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注少習商縣武關也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

公羊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胡氏晉人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胡氏云者

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案春秋書
執止此

城西郭左氏

注魯西郭
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作蒲

公羊

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

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案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

頃公

附錄左氏

是年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降荀寅奔鮮

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藥鄆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

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晉范氏亡

五年春城毗

公作毗

左氏

注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案此條諸家無傳疑必討其伐曹非宋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左氏

范氏之故也遂圍冲牟注衛助范氏故也

案晉自侵楚之後惟此年代衛明年伐鮮虞書
伐蓋討范氏之黨則師出庶幾有名耳謝氏以
此年代衛為蒯賁
未入故亦是一說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

左氏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如之

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注惠子夏昭子張也荼安孺子也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案張氏曰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子晏嬰告以陳氏

之禍孔子告以君臣父子之說公亦說之矣而卒不能用卒致身死之後子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歟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父縣北有邾婁城

左氏

注備晉也

張氏

許氏

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脩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薦數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案書城止此此條公羊以為取邾邑非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氏

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左氏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

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侵陳至是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張氏夫差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黷兵以取滅亡春秋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左氏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

夫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

圉弦施來奔注二子阿君廢長立陳氏齊殺其大夫
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陳氏高厚齊崔杼
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張氏高國為國世
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誠深矣張氏臣從君於昏
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
而出奔書名以舉其不忠也

叔還會吳于柵張氏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柵故往會之
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盛強

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以
資其力君子志柵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案叔還之會吳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
會楚子于陳一也而春秋狄吳何哉伐我之兆

見於此矣春秋之末臣與吳會者一公與吳會
者二然後有黃池之兩伯中國為吳魯不得不
任其責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昭王卒惠王章立

左氏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卒于

城父子閭與子西子期謀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還

案左氏載楚昭有死讎之志及其命公子啟為王與不肯移禍於令尹司馬等亦足見昭王之賢又載子西子期子閭之讓國不立亦足見三子之賢故楚不終衰○又案楚子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此足以證諸侯不當三望之事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茶公作舍

左氏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

生逮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如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賁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器二不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公子家憚老皆疑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弑主公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諛也此其為諛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

欲立舍何如陳子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
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
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
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
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
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皆曰諾於
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
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
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
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
之爾自是往弑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
家然後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穀梁茶不正則其
也不舉陽生弑者諼成于乞也穀梁茶不正則其
雖不正己胡氏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
受命矣胡氏為人子者無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

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
於先君豈得復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者誅不予
也陽生不予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
本則事理陽生之不予其誰使之也不有廢長立少
以啟亂者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
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何
如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
也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
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欲廢正而立不正必
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
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
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
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
獻諛終被弑君之罪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

不知陳氏

衛侯入甯喜弑則喜為衛侯弑也陽生入陳乞弑則乞為陽生弑也

案齊陽生書法與齊小白同皆非有君父之命而以次則居長當立故不書公子而稱國也衛州吁書法與齊無知同皆罪其君不待以公子之道使之與聞國政而當國故不稱公子而稱國餘例皆可參通此條公羊當國之說非是其載陳乞本末獨詳於左氏有以知春秋罪乞之大意則胡氏詳矣蓋當廢立之際大臣當據經守正守死不回然後可不然必陷於大惡里克陳乞事正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左氏

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張氏

案老丘之

役宋鄭始因隙地以啟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案宋之叛晉久矣豈復為晉討鄭乎左氏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左氏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鄆左氏

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

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何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

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
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反自鄆以吳張氏此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
為無能為也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也

案下文左傳則此會有盟不書諱與吳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氏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

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
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
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
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
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
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
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
聞於邾吳二千里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

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盡掠邾衆保于繹帥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若夏盟于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注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穀梁以者不以者也益之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也穀梁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胡氏春秋隱君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胡氏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因

子負瑕此天下之大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案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魯伐邾止此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左氏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

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有寵

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
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秦
丘揖丘大陳氏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
城鍾邦陳氏年矣其再見以中國無伯而諸侯自
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
吳救陳諸侯亦幾於亡矣

案謝氏曰曹之病於宋久矣大國無
一為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左氏

宋公伐曹將還諸師

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
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胡氏滅此

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
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獻白鴈言田弋之說因訪政
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書宋公
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

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辨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鑑矣

案胡氏不書滅之說本蘇氏得之公羊曰不言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能救也案楚滅蔡衛滅邢春秋不諱則其說非矣○案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春秋作於定哀之際文武之所褒大諸侯亡國多矣莫強於齊晉趙鞅歸于晉則晉亡之漸也齊陳乞弑其君荼則齊亡之漸也夫子嘗喟然於此矣興滅國繼絕世脩廢官舉逸民蓋常有此言也於是曹不言滅此說甚好只於不書滅之

義亦
不明

吳伐我左氏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

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覲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鄰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

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
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夷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
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
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
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
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
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
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吳人盟而還注道險
由險道也王犯吳大夫不書盟恥也**胡氏**吳為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
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
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亦云急矣欲盟城下
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
不可國佐曰請合餘燼背城借一遂盟于爰婁而春
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
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

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倫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案春秋伐我者必書四鄙不使難邇我國也獨此與明年國書伐我為特筆蓋曲在我也胡氏諱城下之盟其說本蘇氏謝氏曰不至國都則書某鄙至國都則書伐我亦是若公羊注以為諱圍者非是○案是時魯政雖陵無以為國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為禮義之國歟公山不狃以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之欲往豈無意夫夏齊人取讎及闚闚公作左氏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外取邑不書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闚公羊此何以書所

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穀梁惡內也

也注邾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

注宣九

年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此言取蓋亦賂也邾子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

案此條書法與取濟西田同程氏胡氏謝氏皆主公穀其左氏為季姬之說諸家不從

歸邾子益于邾左氏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

餘討之囚諸樓臺桷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公羊

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

之疏據秦獲晉侯後歸之不書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謹及

闡左氏

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蒞盟齊問丘明來蒞盟且逆季姬以歸璧冬齊人歸謹及闡季姬璧故

也注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公羊

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

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濟西書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謹憚實絕于我也穀

梁

注歸邾子故亦還其賂

胡氏

案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謹及闡又如吳請

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謹及

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以曰取者逆

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還善之優改過之大而

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張氏程子曰不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云我田既

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案此條不書我程子得之其說與前條親愛遺
慮之意相發明下書來者彼此悔過非若夾谷
之心悅誠服也其左氏季姬嬖及公羊注疏未
絕已絕之義皆無據不可取○案書田邑止此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

丘左氏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
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瑕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

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
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晉趙鞅卜救鄭不吉史
趙曰鄭方有罪不可救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穀梁

也乃止注賸即罕達

公羊

其言取之何易也

穀梁

取易辭也以師

張氏

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
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

而易取鄭病矣
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
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案胡氏例左氏例覆而敗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自定十五年老丘之役以來宋鄭結怨久矣故皇瑗悉力取雍丘之師罕達悉力取蚩之師蓋不勝忿怨以至於此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此當與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同看

夏楚人伐陳左氏

陳即吳故也

案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卒于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即吳惟強是從而已昭王之卒楚惠君臣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歟

秋宋公伐鄭左氏

注報雍丘

冬十月

附錄左氏

是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

進受命於君秋吳城邾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左氏

邾隱公來奔齊甥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左氏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

南鄙師于鄆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

還注以疾赴故不書弑

胡氏

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

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譴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

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謹及
闕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
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
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
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所謂不忍
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張
氏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左氏晉趙鞅帥師伐齊取犂及轅毀
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案傳書伐而經書侵者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案哀公編書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書至蓋聖人擇其危甚者而書之也

附錄左氏

是年秋吳子使來復傲師

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案彊蒯聵之黨今歸于衛必從輒而棄蒯聵故十五年春蒯聵入國彊復奔齊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

陳左氏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

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注季

公羊

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

以備中國故不進

胡氏

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救在王

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札來聘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袞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袞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意乎

陳氏

但書吳不以救陳錄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所甚懼也書吳而已

諱不在季子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左氏

齊為鄭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

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
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
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
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
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
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
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
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
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
羽御郕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
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
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
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
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

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
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
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徐步而
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
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與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
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
齊師故能入其

胡氏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

軍孔子曰義也

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
起戎惟干戈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
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
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
齊人為是取謹及闕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
而齊人歸謹及闕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
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

張氏

劉氏

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戒之義大矣

曰不言四鄙者受之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

左氏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

張氏

許氏曰春秋書轅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左氏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

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不將上軍宗樓將下軍將戰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
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元寘之新匱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
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秋季孫命脩守備公
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注公與伐而不與戰公

羊

注戰不言伐舉伐者
魯與伐而不與戰

案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
不可禦而必敗矣苟能全民兵嚴守備屈之以
義而勿與交鋒則齊可以坐困強吳而却之矣
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未息肩未解甲而快
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殃故艾陵之
戰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謝氏之說是矣何
氏以為不予夷狄主中國者恐非也春秋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

世叔齊出奔宋左氏

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

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注疾即齊也遺疾弟也孔姑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附錄左氏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

之間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世家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是年冉求與齊職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弟子蓋三千焉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左氏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

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又將不足且子季孫若欲

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春用田賦注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

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

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

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穀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梁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胡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注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

陳氏也故曰斂從其薄以丘亦足矣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

作丘甲用田
賦不書初

案田賦之說杜氏以為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內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氏以為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為井出丘賦也夫一井八家而使出一馬三牛之賦可乎故胡氏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對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鬴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二百四十斗缶

米十六斗不過是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粟里出賦要之二家說為長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緣此賦止里廛出之而今賦於田上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歟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丘甸所出也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又案孔子惡冉求聚斂附益之言蓋在此時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

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

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胡氏

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

之權恐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公會吳于橐臯

在淮南地

左氏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

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可尋也亦可塞也乃不尋盟注尋鄩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鄩

廣陵吳地

左氏

吳微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

而懼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

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疾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韜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或者難以霸乎韜說乃舍衛侯注衛君輒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左氏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為

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孫遂圍岳十

二月鄭罕達救
蚩丙中圍宋師

案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
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
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
日鄭人之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左氏

十二月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
罪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注是歲

失不置閏十二月即今九
月九月初尚溫故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蚩左氏

宋向魋救
其師鄭子

賸使伺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
宋師于蚩獲成誰郤延以六邑為虛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
晉地左氏公會

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疇無
餘謳陽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
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
以見離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獲疇無餘
謳陽越子至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
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
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
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
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
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
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
之乃先晉人注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
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使承而書之平公
不書尊之不與會盟不書恥之故不錄
公羊以稱
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
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

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疏首止言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吳強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為諱詞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也兩伯者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為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常見不可醇奪故張兩伯詞先晉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為伯吳亦主會為伯也重吳者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詞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與齊桓會貫舉遠明近此但舉大以明小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為遠夷皆至之詞也主書者惡諸穀梁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侯君事夷狄也穀梁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

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于成周以尊
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
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
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
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
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胡氏黃池衛地其
言及者會兩

伯之辭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
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
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
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
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
伯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
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
會聖人書法如此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

附錄

外傳吳王夫差既勝齊殺中胥乃起師北征
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

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越王句踐乃命范蠡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始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夷將夾溝而虜我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繫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萬人以為方陳王親秉鉞中陳而立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鼓之軍皆譁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

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不可徒許之也鞅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臯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

若無平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
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
歃晉侯
亞之

案此會左氏先晉國語先吳許氏曰此二國史
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晉已為楚所先陵夷至
黃池之會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要之此條
先晉之說當主公羊爵吳之說當主穀梁書及
之說公羊胡氏皆得之其事實則國語為詳但
國語所載尊周室之事蓋二國假此以相勝耳
豈真能奉王命哉○又案國語載夫差既退于
黃池使王孫苟告勞于周周王答曰苟伯父令
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伯父曰勸力同
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
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觀此則夫差假
尊周以自夸大可知矣○又案以自夸大可知

至橐皋凡七書會吳至此乃特書吳子誠以夫差易王而稱公耳此聖人予人之遷善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案哀公十七年楚子西之子公孫朝滅陳

於越入吳胡氏

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

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
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
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
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
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
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
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於柏舉之後再書

於越入吳於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
不待賤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附錄左氏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
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

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猶
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弗聽使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
之屬鏤以死國語負將死曰懸吾目於東門以見
越之入吳也王取中胥之尸盛以鴈
夷而投之於江哀十六年越滅吳

秋公至自會

案春秋書公
至自會止此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
曼字

公羊

此魏曼多也曷為謂
之魏多譏二名二名

非禮也

案公羊說與定六年仲孫忌同其說非是○又案晉事止于此李氏曰讀隱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哀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於悼公浸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中夏至頃定一壞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蝕而後蠹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晉之微也大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權遂弱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僂焉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乎黃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由是絕筆焉則

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勦力周旋何畏於吳楚今也齊景公抑晉代興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邾大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魯則與齊會于牽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勳晉陽甲百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

南面蒞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籍魏斯韓虔為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魯使蒙執趙鞅受楊楮而宋卿賈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無出或索十牢而吳人藉為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衰是誰咎歟此春秋所以謹義利之所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頃公自昭三十一年即位至是凡三十一年至哀公二十年卒

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左

氏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公羊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諸侯伐主

典法滅絕之象

案胡氏說此吳亡之徵也詳見昭十七年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疆

○十有二月螽張氏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

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常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為司歷之過此歷不時不革之敝與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斂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左氏

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

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注麟者仁獸
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
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
曰狩蓋虞人脩常職故不書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
狩者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公羊異爾非中國之獸
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
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麟者仁獸
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
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
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
聞也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以終乎哀
十四年曰備矣注疏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為周亡
之徵即傳云記異也是也二為漢興之瑞即傳云孰
為來哉是也三則見孔子將沒之徵故孔子曰吾道

窮矣是也不言為漢獲之者微詞也備者人道決王道備欲見撥亂功成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穀梁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明太平以瑞應為效也穀梁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注夫闕睢之化王者之風麟之趾闕睢之應也然則胡氏河出圖洛出書而八斯麟之來歸於王德矣胡氏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闕睢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闕睢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

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應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
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
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啟金縢之策
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
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況聖
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
韶九奏鳳儀于廷魯史成
經麟出于野亦常理爾

案詩釋文麟麋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
蟲之長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鍾呂行中
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感麟而作春秋之說杜氏
何氏程氏謝氏呂氏張氏諸家多同絕筆獲麟
之說諸家皆不過以為所感而起因以為終而
何氏獨以為春秋之成文致太平托言太平而
瑞應至故就以麟終焉此其異也文成致麟之
說本於范氏而胡氏因之其意直以為孔子自

衛反魯即脩春秋經成道備嘉瑞應焉而以天道終之比於闕睢之應而能事畢矣蓋亦祖於何休之遺意也朱子曰胡安國謂絕筆於獲麟為志壹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以某觀之生出一个物事為人所斃多少不好是亦一徵兆也由朱子之言推之則麟固為文成之瑞亦為道衰之兆矣然孟子一治一亂章以孔子作春秋當世道之一治則何氏范氏之說亦必有所傳而胡氏信之誠有見也

陸氏亦以獲麟入慶瑞例

附錄

終篇之義

公羊

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

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穀梁注曰春秋之文廣大悉備此也穀梁義始於隱公道終於獲麟胡氏詩以正情書以

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
則易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
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
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
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
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
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
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
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脩身齊家治國
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
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
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
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
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

得已焉
耳矣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